



是艺术,为平凡生活洒下皎洁的月光。

每当夜幕低垂,石磊一家四口,总会各自拿出擅长的乐器,古琴、口弦、竹笛、大鼓,澳洲的迪吉里度管,瑞士的手碟,非洲的沙克……伴着月光,欧拉弹唱。一家人的表演被搬上了舞台——民乐重奏《和·鸣》,映衬于天幕上,满屏的星空下,即将亮相于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第十八届全国群星奖的决赛舞台上。

他们也是寻常人家。白天,孩子们背上书包,融于千军万马中,去奔赴一个又一个考场。大人朝九晚五,奔波于柴米油盐。每个夜晚,人潮褪去,万家灯火。为什么有人在彷徨焦虑,有人在仰望星空?是艺术,为平凡生活洒下皎洁的月光。

从今年参加群星奖角逐的上海作品来看,《和·鸣》还是讲述房价与奋斗的小品《价值》,或是探讨母女关系的音乐剧小品《看见自己》,抑或是浦东说书《养猪阿太》……创作的灵感大都来自寻常生活。很难说,究竟是艺术点亮了生活,还是生活观照了艺术。

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顾问、音乐类评委陆在易表示,群文作品应该与专业作品区别开来,更加鲜明地体现群文特色,凸显自身价值。

## 荆州花鼓戏《河西村的故事》,有苦涩,更有温暖

徐晓钟

湖北潜江花鼓戏剧团(即湖北省花鼓戏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多年扎根生活,扎根基层的地方戏曲剧团,此次抵沪参加第十二艺节的是一部大型原创现代荆州花鼓戏《河西村的故事》。

该剧通过河西村致富带头人王大顺和回乡女博士赵小荷早年结下的、久久期盼的恋情带出他们的父亲——王老五和母亲——荷花婶美丽而苦涩的往事、旧情。作者通过两个老人爱情的悲剧性终结,深刻地展现了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的爱,以及他们对子女命运的关怀而带来的两个老人感情的悲剧性的纠葛。写出了人生命运的曲折、波瀾,深刻地写出了人生的苦涩与人性的美。作者把这个美丽、苦涩的故事写在一个正在奔小康的农村,具有极强的时代感与青春气息!

整台演出的语言、唱词具有性格化、人情化、通俗、幽默、亲切,富有浓郁的泥土气息。

《河西村的故事》的音乐、唱腔以亲切的湖北花鼓戏的传统旋律,抒发着人物和戏剧冲突的诗情。舞美设计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景观和流动的空间,很好地衬托与凸显了演员的表演。这台戏有许多精彩的舞台处理:全剧由12个“伴唱女子”在主要人物的身旁叙述“评说”与引导主要人物的行为,发挥了花鼓戏的民间歌舞的魅力!

《河西村的故事》更可贵的是导演充分发挥了演员的表演:既重视人物的“真实感”,又把演员的表演融入花鼓戏的歌舞之中,细腻地表情、达意,揭示了人物的心理内蕴,既怀有真实、生动的人物的“真实感”,又重视通过人物的形体动作的塑造,既有深刻的“体验”,又有鲜明的“体现”,既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着关怀人物的心灵和命运,又给观众欣赏民间歌舞美质的愉悦!这是我们戏曲艺术表演的一贯追求。

湖北潜江花鼓戏剧团多年来深入民间,坚持创作、演出具有时代感的、具有家乡风情的戏剧,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及音乐、舞美人才。多年来,一直用优秀的作品回应时代呼唤。

## 身边的故事最是精彩 生活和艺术在这座城市里相辉映

吴翔



群众文化的创作既源于上海,一定要带有浓厚的上海生活特色,这也是海派文化中的重要一面。上海市群艺馆舞台上,萨克斯四重奏《海上和音》奏响国际化大都市的时尚节拍,音乐小品《梦想之城》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让年轻的新上海人离梦想更近,女声独唱《古镇月亮》营造出“小桥流水”“炊乃檐声”的诗情画意。这些作品大部分人口吻都很小,但反映了大时代的大情大爱。它们植根人民、植根现实生活,同样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英雄。

对于创作者而言,上海的生活为他们提供了素材,而上海的创作机制则给了他们展现自己的平台,也给了他们互相交流提高的机会。就拿上海市残疾人舞蹈团来说,此次他们入围第十八届群星奖决赛的作品群舞《红韵》,最初参加了2018年5月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获得了“优秀新人新作奖”,之后参加同年11月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上海地区选拔,从13个舞蹈作品中入选二轮选拔,最后在同年12月的第三轮选拔中脱颖而出,最终拿到了直通总决赛的唯一名额。在政策扶持和制度保障方面,上海市残联提供了多个市级、区级层面的演出平台,让舞蹈团有更多的展示机会。此外,《红韵》参与过2018年“上海群文创作孵化机制”扶持计划,得到了扶持基金,为舞蹈的进一步修改和打磨提供了很大帮助。

生活在上海,可以把生活创作成艺术,也可以让艺术创作融入生活。生活和艺术,在这座城市里交相辉映。

停了车问题。上海难得一见大雪,有一年上海冬天的一场暴风雪还让上海一觉醒来,被白雪装点得分外美丽,路面的积雪却已被清扫一光,这一场景感动了整座城市,情景表演《雪花的心愿》中,一对情侣因为这场雪走到一起,他们美好而高尚的爱情见证了城市的温暖,歌颂了城市中千千万万个无名英雄。独居老人是老龄化社会越来越突出的现象,群舞《我们的舞台》《陪伴》,戏剧小品《光荣养老院》等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深度接触老年人的思想与情感,展现了社会养老和居家养老观念上的冲突与和解。

## 话剧《历史的天空》,走出学院小剧场,走进十二艺节大舞台

石俊



这也许是本次艺术节投资最少的一出剧目,更是演员最为年轻的剧组,我相信也会是最打动人的一出剧目之一。

也是机缘巧合,我是有幸观看了这部话剧首演的为数不多的观众中的一位。去年盛夏我在北京研习音乐剧期间接到上戏同学电话:“军艺的毕业大戏,要不要看?”这个时候还有毕业大戏?作为一名艺术高校的教师已经习惯于上个年度的冬天或者第八学期的四月前后观看表演专业的毕业大戏,然后就是各自散开找工作或者完成论文。在大部分高校开始放暑假的时候,还能排演毕业大戏或许只有纪律严明的部队院校才能办得到。与中戏上戏标准的大剧场相比,位于军事文化学院教学楼内创演系的黑匣子剧场显得有些简陋,很多布景和道具只好堆在走廊里,有些同学只好在临近的教室换装与化妆。我在入座前是有一些担忧的,原著可是一部精彩宏大又不失深刻的文学巨著。张丰毅和李雪健等明星与老艺术家可是用了四十多集电视剧才将人物塑造了出来。这样的演出条件和这些年轻的学员又能完成怎样的呈现?

随着场灯的关闭和音乐的响起,四周的环境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你已经被舞台上呈现的画面与人物所吸引。这些脱下丁襪绿穿上了灰布新四军军服和各式服装的演员化身在那个激情与苦难并存的时代与角色身上。当年的姜大牙和朱一刀不就是二十岁左右的懵懂青年,当年的东方闻音虽然是二十出头的短发女孩却已是沉着大气信仰坚定的女政委。这次改编是依附于这些演员所理解与刻画的人物基础上,删去了小说中较多的历史背景与复杂线索。而是展现这些年轻革命战士的芳华岁月与激情战斗,作品不回避他们有过迷茫与困顿,不矫饰他们的追求与理想。题材和表演是大开大合的,可近距离地观看还能感受到每一个演员的投入与真挚。你会感受到男孩原始的冲动和爆发的激情,更能体会到女孩羞涩时的精美和牺牲性的绚烂。虽然是学院内的毕业演出,虽然同学间亦有主角与配角分配的差异,但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每一次的上场与下场都是如此专业。仿佛他们不是在演一出关于七八十年前的战争,此刻的舞台就是他们年轻的战场。

豪华的剧院,昂贵的舞台设备可以有好的视听效果,但一出好戏一定是演出来的,而且是所有人的忘我投入。演出结束,该小说的作者著名的军旅作家徐贵祥与导演走到了演员的面前耐心地评述着演出的得失与观感,看着他们认真的神情,我相信这样经过淬炼的演员会在各个地方大放异彩。人生一定会给努力者在回报。这出戏最终走出了学院的小剧场走进了国家艺术节的大舞台。

如果说《历史的天空》会是黑马,并不够准确。因为在全国艺术学院当中,解放军艺术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是屡出佳作和人才的地方。他们身上,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以及近三分之一的茅盾文学奖的作者毕业于此。在戏剧上,《我在天堂等你》也是最早获得国家十大精品剧目。更有意思的是当年该剧也是戏剧系的毕业大戏,担任女主角的殷桃也就是后来电视剧《历史的天空》的女主角东方闻音的扮演者。可以说这部作品与这样的演出团队是有缘的。

有缘亦需有缘,在我期待他们来沪排练的时候,《历史的天空》剧组没有单纯地排练与准备,而是开赴小说发生的原生地安徽六安与金寨等地,边演出边观察生活,为部队老区的群众带去他们真挚表演,相信这样的真挚和激情也会带给今天的我们同样的感动与情怀。

## 我欲因之梦寥廓,观话剧《追梦云天》

毛时安



经过艰难的潜心创作,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无数次深入商飞公司,锲而不舍地以大国工匠的精神,反复修改加工打磨以商飞人、民航人为主角,以中国大飞机研发制造为题材的话剧《追梦云天》。

商用大飞机是中国几代民航人的梦想。上海,是中国制造业基础最为雄厚的城市,总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主动请缨,为国担当起一项又一项党和人民交付的历史重任,几十年风雨兼程,坎坷曲折,始终坚守在中国大飞机自主研发的最前沿。支撑上海信心的则是全国数以万计的民航人,几十所高校,二百多家企业和二十多万产业工人不计昼夜的奋斗。可以说,C919 矫健的机身、展开的机翼,凝聚了中国精神和上海精神。

话剧《追梦云天》凸显了一个和平年代的英雄群体丰满的精神世界,而主宰这个精神世界的核心就是,燃烧。大飞机就像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一旦播到心里就会终生燃烧,漫天火光,烧灼一生。这是老中青三代人薪火相传的生命接力。

老一代航空人郑天行,他是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运10副总设计师,运10的下马重创了老的人生,但大飞机始像一团不熄的火在他心中燃烧。他以八十高龄重新出山,给C919出谋划策;老工人杜根宝用几十年来被化学药剂浸得十指伤痕累累的双手,忍着疼痛,一次次把几千片应变片挂上机身;中年一代女主角唐瑛和男主角许新华都是郑天行的学生。唐瑛出国十六年,但老师心中的大飞机梦想一直揣在她的怀里,一听到祖国的召唤,立刻放弃了一切优厚的待遇,像花木兰般万里赴戎机,来到商飞的第一线,立志“第一个做到,让中国的大飞机飞上蓝天”;曾经的恋人许新华接续着导师让大飞机飞上天的火种,铁面无私地恪守着自己适航审批的神圣职责;而年轻一代,工程师杜小雪从小就缠着父亲,要杜根宝带自己“一起去造飞机”。她和男友,首席试飞员高子健,还有周围和孩子一样年轻的少男少女为了大飞机的共同梦想,远离家乡,牺牲青春,食不香,寝不安,过早地承受了与自己年龄不匹配的巨大精神压力。

大飞机梦想的火种在时间的纵轴上呈现了一种伟大的前赴后继的生命接力,在横向上则是设计师工程师、试飞员、技术工人三个群体理想、信念、行动的叠加和这过程中的矛盾冲突。这种戏剧冲突,集中体现在唐瑛和许新华之间。前者是大飞机的设计生产方,后者是大飞机的验收审定方。这样一来,虽然抱着共同的理想信念,但在理想信念的实现过程中,仍然免不了因为个性、岗位和各自语境的不同而产生激烈的冲撞。许新华在每一次试验中都展现了自己理性、严谨的职业精神和个性特点,“我决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在中国制造的飞机上出事!”作为副总设计师唐瑛,她带着满腔的激情回到商飞公司,就是要为了实现“带领中国的大飞机走向成功”的理想。在一次次交锋中,他们最终在老师郑天行面前,完成了感性和理性、激情与严谨、坚持的我和追逐的你的结合同一。其中值得玩味的还有让人纠结不已的两人感情世界的合、分、合。

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但这个中国故事是具体的,是以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商飞人为个体单位汇成的波澜壮阔的叙事洪流,而不是大而

## 中国台北市送来《阿搭嫂》,传统戏曲跨剧种擦出火花

杨宝莲



台北市为此次十二艺节送来的节目是曾经在台北市城市舞台上演出的《阿搭嫂》,本出戏是由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和台湾戏曲学院青年剧团携手演出,由高甲戏原剧改编成以高甲戏、客家戏和歌仔戏共演一剧的演出形式。

“阿搭嫂”是闽南人对爱管闲事、好打报不平、大大咧咧的妇女的称谓,平日里也被称之“鸡婆”,客家语叫“插事嬷”。本剧女主角就是一位这样的人物。剧作家在闽南地方风情的背景中,用激烈的笔触刻画一位朴实的民妇“阿搭嫂”。“阿搭嫂”被卷入一场绑架案,作为全剧的基本叙事平台。透过阿搭嫂一根筋的执着好事,令人哑然失笑的行为,以及急公好义的典型形象,来重新审视当今社会问题。

此剧采用最具闽南喜剧特色的高甲戏丑行表演,舞台设计针对“阿搭嫂”介入绑架案的心路历程为介质,构筑一种功能性的双层结构,作为演剧空间的疆域界定和型态呈现。

《阿搭嫂》原为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院长曾学文于2006年为高甲戏编写的剧本,在大陆已上演了12个年头,颇受好评。曾学文曾三度荣获戏剧文学最高奖“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以及有四部作品获“文华奖”。而这次是由台湾戏曲学院教师李文勋将之修编成高甲戏、客家戏和歌仔戏三种剧种、三种曲腔,三组主演接力演出,较之纯粹的高甲戏《阿搭嫂》,别有一番新视野、新风味。

《阿搭嫂》第一折以端阳佳节游人如织为开端,阿搭嫂穿梭在人群中,大小事情都要轧一脚,忙着招呼观众入座,连看庙口的乱弹戏《王英下忙》王英和天仙女公主对她都投入在剧情中,似乎一直在下指导棋,教天仙女公主如何如何反败为胜……最后肖秀才被人撞倒,众人逃之夭夭,她毅然

决定送秀才去医院,从此惹下不必要的麻烦。李文勋以男丑扮演阿搭嫂,他耸肩驼背哼唱着《上山采茶》等,美感十足,把阿搭嫂热心公益、好插事的性格表现得鲜明可爱,又巧妙地安排三个阿搭嫂同时亮相,让整出戏再开演即抓住观众的目光。

阿搭嫂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待人接物是非常单纯的,当阿搭嫂走进现代化的都市,才发现人人前面都有一道加固的“防护墙”,一不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整出戏的舞台设计以长方形的木框为主轴,木框即象征人们心中的“防护墙”。

第五折阿搭嫂陷入逃走还是救人的两难时,插入三个阿搭嫂段落,表现人物内心的纠结。阿搭嫂回忆从前夫君病危时,挨家挨户去央求邻舍帮忙,却落得“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回应,以致夫君病重而死,加入此段是想强调阿搭嫂的古道热肠性格的坚定性,虽然夫君因人性的自私失救而死,自己又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去营救被绑架的少爷。

在这折中,以移动式的长方形木框来代表每户人家,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旋转舞台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其他折中,阿搭嫂也几乎是框架中出场。人间的真、善、美本来是天生的,但是受到外界的污染,往往内心不知不觉地架起“防护墙”,如何突破框架,恢复人性的良知应是设计者吴沛颖和编导李文勋的用心与关照。

客语劝世文《娘亲渡子》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性,它是一千多年前唐五代讲唱文学流播至今的活化石,说唱母亲怀胎有如挑重担,怀孕临产受尽各种苦难,抚育幼儿时回干回湿、洗濯不净,是唐五代敦煌民间育儿风俗的体现,也是中国千百年来妇女育儿做法的记录,时至今日,在台湾客家庄民俗“打血盆”或民歌中仍传唱不衰。第五折当阿搭嫂闯下祸端,儿子媳妇想把她遣送回乡时,文勋巧妙地让阿搭嫂唱了一大段的《娘亲渡子》,将近二十分钟的唱段,让全场观众“嗨”到最高点、热血沸腾。

在中国台湾地区,传统戏曲的跨剧种合作,多见于昆剧、京剧与豫剧之间,而客家戏则是与京剧、歌仔戏混编较多,如荣兴剧团的《霸王虞姬》、文和传奇的《来自三国的你》,歌仔戏、客家戏和高甲戏合作倒是头一遭。金莲陞高甲戏团长吴星晶带领的资深演员,将高甲戏的表演艺术传承给青年剧团的师生,可说是相当成功的,师生们不但学到高甲戏活泼轻快、夸张性大、节奏明朗的丑行表演技艺,而且还因为合作修编而碰撞出新的火花。

十二艺节,星光灿烂,各个剧种的演员都亮出自己最大的华彩。豫剧《重渡沟》主演贾文龙是出色的豫剧演员,塑造的焦裕禄形象深入人心。贾文龙版“焦裕禄式好干部”,已经成为戏曲舞台上的经典。对于演员来说,要突破自己的经典形象是十分不易的。“马海明”并不是加上点快板、加上点幽默、加上点夸张便能立得住的,而是要符合演员本身内在的思路,同时又符合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让人感觉贾文龙还是那个贾文龙,而“马海明”确实就是这个马海明。当然,从一度到二度,都尽量为贾文龙的突破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比如悲喜风格的彰显,幽默性格的融入等,再加上贾文龙自身的探索,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马海明是乡官。乡官与村官不同,他有关开阔视野,有一定格局,有前瞻意识;乡官又与县官不同,他直接面对群众,又顶着“上头”压力,处于“夹心层”,可能要多几分灵活,多几分幽默,乃至多几分狡黠。在人物塑造上,贾文龙饰演的马海明多才多艺,擅长摄影、会打快板,性格开朗,不无幽默,同时又一诺千钧、循规蹈矩。贾文龙把马海明与吕二游拉锯式谈到过程演绎得恰如其分,把心理博弈展现得淋漓尽致,其内心的矛盾与纠结,因感与思考,都真实可信,让人感动又敬佩。多个代表性唱段给人深刻印象,加上表现心理性格的许多细节,使马海明形象鲜明,深入人心。

手眼身步法,是戏曲演员的生命。但这简单的五个字之间,却有无穷奥妙。每一个字,都可能随着经验的积累、技巧的提升、感悟的升华而绽放出新的光芒。在该剧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贾文龙对抖腿、跳转跪、搓腿、舞龙搅柱等高难度动作的精彩演绎,更为其酣畅淋漓的演唱而折服。技术难度分+人物塑造分+剧情贴切分——三项高分加起来让观众忍不住高声喝彩的观剧享受。在这一点上,有了好的戏剧基础,贾文龙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当然,其他演员同样样豪华华丽,有三团“实力天团”的助力,该剧的观赏性可以说到了保证。

《重渡沟》走到今天,应该说十分不易。从一度几乎放弃这个作品,到反反复复改了二十来稿,《重渡沟》至少要面对两重突围:一是“黄金团队”对自身的突围。现实题材本就是难中之难,编、导、演又都是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寻求新的突破,无疑是难上加难。二是对同类题材的突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脱贫攻坚”题材作品有上千部。面对专家、观众们的审美疲劳,如果该剧不能给出足够的亮点和诚意,无疑会带来非议。

超越别人很难,超越自己更难。就《重渡沟》来说,我们看到了整个团队寻求突破的诚意和勇气,也看到了他们的担当与毅力,或许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胜利。

## 豫剧《重渡沟》三项高分塑乡官

林天泉

